



月下空鞍冷

◆ 唐小凤

月下空鞍冷，泉旁嫩草稀。薄纱风淡淡，暗绿柳依依。人赋无题去，自书横笛归。似来前梦里，远树落星晖。

这首诗不是一次写成的。丙戌（2006 年）作前四句，题画家陈应华白马图，时陈太太忧郁症发，情况不太好。壬辰（2012 年）冬与张大根老师看贺天健白马图有感，遂补后四句。

日前，一位朋友微信发紫砂壶，有绕刻清代女诗人吴绛雪回文诗《夏》：“香莲碧水动风凉，水动风凉夏日长。长日夏凉风动水，凉风动水碧莲香。

小诗温雅可人，篆刻家周建国刻，文静。

久不写诗，忽然动念，当即回复回文诗《秋》：“青山满树夜晴明窗落英”。

青山满树夜晴明，树夜晴明窗落英。英落窗明晴夜树，明晴夜树满山青。

朋友答应帮忙联系，也刻诗制成壶。

两周后听母亲说陈老先生故去了，10 月 28 日去的。本打算年底了，要去看望他们的，不想突发不幸。常听母亲说在公园里有遇到，挺好的。这才 75 岁。这《秋》诗原是给陈老先生的。

八年前，正初学书法和古琴。母亲说她老同事先生陈应华是中国画院老画家，可以帮我联系，去玩玩。那天去拜访，陈老先生心情很好，进门聊了几句，看看我写的字，鼓励一番，便带我到他的画案前。他的画题材广泛，尤擅人物。取境深远，用笔沉着苍劲。既有深厚的传统笔墨功底，又有西画精准的抓形能力，神形兼备，质朴无华，真的是张张好。“送你一张，挑吧。”我心跳加速。那张用笔最少，最有诗意的白马图，恰尺幅最小，就是它了。

回家还想着那匹马，便写下四句诗，短信发给了老先生。不久，老先生来电相邀，白马图为我画好了，我的小诗也给题上了。待捧回家细看，发现落款时间不是当年。初涉艺术，也不大懂，题的年份是几年，算也算不清楚，便没太在意。

现在想来，泪湿双眸。画在墙上，人已驾鹤西去，白马空鞍，柳条轻拂。我打开琴盖，轻轻弹起贝多芬的《月光曲》。

李白的名句“弃我去者，昨日之日不可留。乱我心者，今日之日多烦忧”，是为饯别李云所作。而看此诗内容，恐怕是因为身在谢朓楼，有感而发所成。谢朓，字玄晖，南朝大诗人。李白一生都很是追捧谢朓，除了诗人间的心心相惜，还因为此人与李白有着相似的境遇。一千多年后，中原大陆即将告别封建时代，此时又出现了一个人，也号称很是崇拜谢朓。此人因其本名也是朓，便改字稚晖。他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民国大名士吴稚晖。

吴稚晖因为崇拜古代诗人，不惜改字，足以说明此人有一颗诗心，是传统中国文化中人，至少在他决定改字时是这样的。后来日本人的刺刀闯进了中华大地。吴稚晖发现自己从小学的那套国故经典，大多都是教人如何治理国家，繁荣昌盛的。如今遇到外夷来犯，自己的国家却显得如此的羸弱无力。要治国，首先要有国可治。吴稚晖断然背弃了从来的信仰，试图寻找救国之道。他成为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。他提倡科学强国，轻视文学，更鄙视哲学。吴稚晖会这样一百八十度大

2004 年在英国艺术界举行的一项评选中，已故法国艺术家马塞尔·杜尚的作品《泉》打败现代艺术大师毕加索的两部作品成为 20 世纪最富影响力的艺术作品。所谓《泉》其实就是一个陶瓷小便池，这个小便池并非杜尚自己制作的，只是从商店买来，签上他的大名，并冠以《泉》的名字而已。杜尚的许多作品是将日常生活用品或工业废弃物品，如梳子、铲子、自行车轮胎等制作成艺术品，这种看似“不像艺术品”的“艺术品”，打破了艺术品和现成生活之物的边界，颠覆了传统的艺术理念，成为现代艺术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。他被称为“现成品艺术的创始人”，作品并被视为“装置艺术品”，杜尚有不少类似这样的作品，例如《自行车轮》《巧克力磨机第一号》《晾衣架》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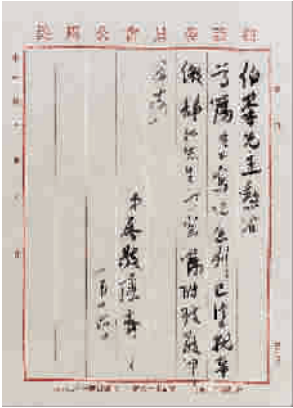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艺术家杜尚的装置艺术大多是化腐朽为神奇，是彻底地把“艺术”做得“不像艺术”，影响了身后无数的艺术家。自此，便有木头、垃圾等开始堂而皇之地进入了艺术广场、展览馆和艺术殿堂。当然包括影响了中国的当代艺术，其中根艺便是一项。根艺是指受侵害导致腐烂、朽败而

奇人吴稚晖

◆ 陈少文

转自己的人生态度，除了国难当头，发人深思之外，和他看过的一本名为《何典》的书也很有关系。《何典》是一本有名的奇书，成于清代，行文以吴依方言为主。书中讲的是阴山鬼世间的故事，欲以此讽刺人间现实。吴稚晖读了此书后深有所感，不仅文风一改，变得与《何典》极似，滑稽诙谐，污秽辛辣，他对世界的看法，似也受到了此书的影响。看了《何典》，会让人觉得这人世间，其实和下界鬼道也并无区别，也不过是一方怪谈，一纸虚幻。既然如此，何不尽情放纵，笑天下一切可笑事，骂天下一切荒唐人？

吴稚晖在蒋介石眼里是军师，在章太炎眼里是洋奴，在胡适眼里是反理学思想家，在现今台湾人眼里是国语之父，制宪大佬。吴稚晖是个复杂的人，但世人都公认一点，吴稚晖此人性格乖张疯癫，少按常理行事。如若我之前所述为实，即吴稚晖把世界看成一场梦境，只是书中的一个故事，



而自己只是一个突然掉入书中的过路人，那么他的很多言行就都变得合理了。举例来说，吴稚晖大搞国语注音运动，而自己从不身体力行，始终一口无锡方言。因为他只是想告诉众人应该如何讲话，交流才能通畅，而至于他自己，本就过客一名，何必费力改口说话。吴稚晖虽然一直都是蒋介石的政治参谋，在政界可算元老，

“化腐朽为神奇”

◆ 原野(上海)



枯竭的没有生命力的树根（包括树身、树瘤等），通过根艺家构思立意，因材施艺，依势造型，使枯木现其精粹，展其天然风韵而形成的一种艺术，从而赋予了枯根“第二次生命”。

国家根艺大师孙新，最近从废弃的杂木堆中拣出三件，经过反复推敲琢磨，以他那犀利睿智的目光，非凡脱俗的构思，高超精湛的技艺，成功地完成了《多情鸟》、《牛皮糖》和《跟昆虫》三件作品，从而又一次实践和证明了他“救残木败枝之中，将枯根变精

艺，化腐朽为神奇”的传说。

其作品一，由一个树瘤紧连着一根近 8 公分粗的树杆，二者比例大小很不相称，若将树瘤视作一个动物，则树杆很难处理。孙新经过再三揣摩，将那根粗杆雕琢成鸟喙，于是《多情鸟》活现了（图左 1）；

作品二，是三个连在一起的树瘤，其中两个小的紧紧粘着一个大的，孙新通过认真对比、仔细思索最终形成两只雏鸡紧盯母鸡的作品，《牛皮糖》出世了（图左 2）；

作品三，由上下呈叠状树瘤

申窑掌门人罗敬频一说话就激情四射，无论内容和音调都似澎湃海浪，给人以冲击波。久而久之，几个好友私下里给他取了个外号，叫“罗浪头”。有时我一不小心在他面前脱口而出，他听了也不生气，笑呵呵地为他的“浪头”辩解：“都说低调才有腔调，其实有时高调也是腔调。”

其实，他的经历并不都是“高调”。少年时他喜欢画画篆刻，家庭经济条件不好，为买一本陈巨来先生的印谱，还要向三个同学借钞票。他的两个同学当着我面揭过他的短，说他一副眼镜脚跌断了用橡皮膏包一包，戴着继续刻印。

1988 年罗敬频成为青浦画院专业画师。1993 年他却忍不住艺术的寂寞，用父母给他办婚事的 3 万元资金注册房产开发公司，开始在商海起伏。掘得第一桶金后，又转身“杀”回艺坛，试图歌唱“高调”人生。他在江桥虞娘墩路租了厂房，投资

申窑的“浪头”

◆ 楼耀福

陶瓷作坊，命名“申窑”。2005 年 2 月 18 日，在江桥一个乡镇的会议中心，法国国会议员哈乌先生向他颁发了“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勋章——中法文化交流年特别奖”。这应该说是他人生真正的“高调”时刻。可之后，事业似又有起伏。难能可贵的是他一直不气馁，没从上下起落的浪潮中退下阵来。

不久前我又去申窑，先到华江路上尚未动工的“申窑艺术中心”，原是老厂房，有 25 亩地，车间里高高的行车都还原封不动地留着，室外却是杂草丛生。罗敬频踌躇满志，指看那块荒地口吐豪言：“这里是柴窑，未来的博物馆在那里，计划中还有展示当代艺术的秀场……”言语之间依然给人强烈感染。

回到新泽园的窑里，多时没去，

展厅除了之前见到过的俞晓夫、马小娟、黄阿忠、石禅等画家作品外，又多了张桂铭、杨正新等大家的新品。张桂铭的瓷画布局、线条、用色皆有独到之处，在瓷器上的绘画语言简洁却富张力、变化又含气韵，尤其看他由多个单体形象组建的整体画面，我感到瓷坯也许是纸之外又一个适宜张桂铭抒发才情的领域。

在我赞美张桂铭的片刻，罗敬频又捋“浪头”：“若干年前，我与上海的著名画家签约，‘申窑艺术中心’成立后，我要与全国的一流画家签约。”我悄悄问他有哪些大家在他视野之中？他也悄然向我透露一两个大名，果然如雷贯耳。

展台上几排颜色釉瓷让我眼前一亮。这正是罗敬频频为得意的又一新“浪头”。五彩斑斓，明亮神秘，

颜色釉瓷品的艳丽雅致可比赵无极的油画，唯一不同的是它的变幻莫测全凭烧窑时的“上帝之手”。在 1300℃ 的高温中，不确定的釉料流变和还原构成了令人惊叹的独特魅力。“这一件叫‘春花’，旁边的叫‘秋云’，此件我冠名‘夕阳晚霞’，都很漂亮。”罗敬频向我逐件介绍，像在作诗，又像是在介绍自己女儿。“不可复制的，仅此一件的艺术。”好诗如此，女儿如此，颜色釉亦如此。

罗敬频试制的颜色釉茶具和食具，我很喜欢。那黄釉小碗雍贵的色泽让我一下子想到皇家的御用官窑，更胜一筹的是黄釉上点点滴滴任意图案的兔毫盏滴油盏的曜变。那天正逢开窑，罗敬频在众多的瓷品中，发现一只黄釉碗，外壁黑釉幻化的图案如四支错落有致的修竹，他捧在手里，喜悦无比，说这真是“上帝之手”的造化，可遇不可求，十炉百炉也不一定有此佳品。我给它取名

但他却从不为官，最多是挂着些虚职而已。吴稚晖是无政府主义者，所以不可能为官。无政府主义讲究的是个体的自由，吴稚晖始终感到所处世界似真似假，自己只是偶尔掉入，和世界中的其他人终要殊途，故而大家还是不要牵扯太深为好。但吴稚晖毕竟是在这方世界养大的，自小便读圣贤之书，心中大义难忘。据说他如此一个张扬妄为的人，曾不惜下跪，只为劝比自己小上不止十岁的汪精卫不要卖国降日。汪精卫最后还是未能守节，当然少不了被吴稚晖一顿烂骂。

不管你眼中的吴稚晖是个什么样的人，都不得不承认他是个极富魅力的人物。好友双强知我喜爱吴稚晖此人，特赠我其书信一叶。信是写给当时国民政府要员王伯群的，内容是“伯群先生勋右：尊嘱涂写纪念刊已涂就，奉缴。静江先生所写，嘱附。致敬，叩道安。弟吴敬恒顿首。一月十六日”。信札在手，但觉我与此奇人终于也有了些许的联系。信中“涂写纪念刊”此等怪语，似也能让人感觉到些许这位民国大名士当年烂漫不羁的风采。

连着一根树杆，孙新联想到 2000 年应中澳文化交流中心邀请，赴墨尔本举办个展时见到该国国宝考拉生动可爱的形象，于是创作了小考拉依偎着母亲的作品，《跟昆虫》诞生了（图左 3）。

自然造根，千奇百怪。根艺创作旨在天然材质上的提炼和发挥，每件作品没有雷同，这是根艺创作的魅力所在。乱而未朽之根，丑而怪诞之木，成为一件根艺佳作，离不开人的艺术构思与取舍加工。而作者的根艺创作才能高低是决定根艺作品优劣的关键。孙新从艺三十多年，有着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技艺，十八岁就被中国近代根艺创始人屠一道收为入室弟子，从此专攻树根造型艺术。孙新擅长飞禽走兽造型，作品雄奇博大，融国画、书法、雕塑于一炉，取自然之势，溢自然之趣，达到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。在数十年的创作实践中，他见根生情，触物托兴，巧用心计，巧借天然，创作了不少巧夺天工的根艺力作。

今年六月，孙新将自己的根艺理论进行了归纳总结，并专门被上海复旦视觉艺术学院邀请到该校授课，反响热烈。

（本文图片摄影 屠铭慈）



“四君子”，罗敬频连声叫好。

一种难以言说的美，蕴蓄在申窑的艺术品中，这也许正是罗敬频有底气捋“浪头”的资本。即将启动的“申窑艺术中心”，嘉定、大虹桥地区文化艺术的新地标，“罗浪头”，我们期待你的更加波澜壮阔的新“浪头”。